我來、我見、我征服？談科技博物館的STS展覽與導覽

陳恒安

許多家長喜歡帶學童參觀博物館，因爲博物館宛如知識殿堂，絕對是首選的「境教」場所。不過，身爲具有科學史背景的博物館工作人員，我經常自問，科技類博物館究竟該傳達什麼樣的訊息給觀眾？

爲什麼會如此自問呢？因爲博物館的形象一向是「知識殿堂」。英文「museum」這個字，字根就脫不了知識光環，它來自希臘神話掌管科學、藝術、音樂、文學、史學的繆斯（Muses）女神。科技類博物館除了知識殿堂的形象外，還有一個偉大的傳統，就是「科學殿堂」。對學童甚至一般觀眾，這兩種殿堂形象的確深植人心。科技博物館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性？

近年來STS研究不再只是專注於科學、技術的細節，而把科學、技術視爲社會活動，強調科技與社會彼此相生相成的關係。STS重視的是，在民主社會裡，公民如何面對或關心科技？STS研究對科技博物館的展示與導覽，可能的啓示是「重新思考傳統的科技知識溝通的限制」。博物館除了「啓蒙」與「普及」外，也許可以嘗試呈現科技與社會的動態關係。以下想與讀者分享幾個案例，邀請大家一同進行「思想實驗」，看看台灣科技博物館與STS是否可能激發出什麼樣的新鮮火花？

法國STS研究者拉圖（Bruno Latour）曾討論過紐約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「馬的演化」展覽，他認爲博物館策展團隊成功呈現了科學知識產生的動態過程，而不拘泥於展現最新、最正確的科學知識的傳統。過去，學界認爲現代馬是從體型較小的始新馬，一路逐漸演化而成爲今天的模樣。無論教科書或博物館，都一再重複這一線性演化的過程。

馬的演化（圖片來源：http://activity.ntsec.gov.tw/lifeworld/doc/06%E9%A6%AC%E7%9A%84%E6%BC%94%E5%8C%96.pdf）

但是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裡，策展單位依據當代支序分類學（cladistics）最新研究成果，在上述線性演化的化石序列之後，平行陳列「馬的演化樹」的某一分支。如此，新的展覽所傳達出來的訊息，便不只是「你看，這是科學家對馬的演化的最新知識」，而是「你看，這是科學家對『馬的演化史』的認識的演化」。

這兩種展示手法都讓觀眾接觸到最新的科學知識。不過，線性演化提供的只是最新的、靜態的知識。而呈現「科學知識的演化」的展示，不僅保有傳達最新科學知識內容的傳統功能，還能烘托出科學知識發展的動態。這未嘗不是引導非科技人接觸科技知識的有效方式。

戴上STS眼鏡，往往會發現原先看不見的事物，我也有值得分享的經驗。幾個月前出差維也納，參觀名爲「瘋人塔」（Narrenturm）的病理學與解剖學博物館。

瘋人塔建於1750年，是精神病院。20世紀初期，它成爲維也納綜合醫院儲存標本的場所，後來轉變爲博物館，收藏許多醫學史上重要的病理標本與模型。這些各式特殊疾病的標本模型，對於醫學專業人員的研究教學十分重要。特別是近來維也納醫學教育界，似乎又出現以模型標本教學的風潮。因爲過去依賴電腦軟體的教學，沒有辦法感受到模型那種在空間中的現實感。不過，對於不需要了解標本模型細節的一般觀眾來說呢？難道只是用來滿足那些「愛聽秋墳鬼唱詩」的觀眾們的獵奇心態？

瘋人塔內部

陪同參訪的奧地利科學社會學教授Felt說，她認爲瘋人塔從建築到收藏，最大的特色在於告訴我們，在歷史上醫學「如何把異常正常化」（How to normalize abnormal?），也就是如何定義與處理不正常。

舉個簡單的例子，過去憂鬱就已經不只是單純描述低落的情緒狀態，而是必須處理的疾病。因此，一旦被確診，憂鬱的男士或女士就立刻變成精神病患，住進瘋人塔的病房。從病房往外看，透過木門上的小窗，只能看到管理中心；透過對外的窗戶，則只能看到一片藍天。

正常與不正常、自由與監控、知識與權力，種種引人深思的概念，就隱藏在傳統堆疊當代醫療進步史的陳列物背後。更不用說，建築本身便是後來英國社會學家邊沁（Jeremy Bentham,1748–1832）提出圓形監獄（Panopticon）的雛形。邊沁自己曾經說，圓形監獄是「一種新的監視形式，其力量之大前所未見」。

即使展示有時因經費無法重新設計，但是導覽還是可以提供STS觀點，讓觀眾有機會反省醫學概念、醫療行爲與社會、歷史與文化價值的互動關係。STS一下其實不難。

近年來，博物館嘗試不再扮演科技知識內容的上游供給者，策展者逐漸重視觀眾的觀點、經驗與需求。例如，加拿大多倫多的「安大略科學中心」（Ontario Science Center）便曾展示納粹時期所發展的科學技術，指出這些科學技術用於「證明」或強化納粹的種族意識型態，希望藉由展示反省所謂的科學眞理與科學中立的神話。

除了國外，台灣本地其實也有博物館值得期待，例如台南縣北門鄉的「台灣烏腳病醫療紀念館」（http://www.blackfoot.org.tw/know/know.html）。烏腳病是台灣特殊風土病，1950年代於嘉南沿海爆發嚴重疫情。根據台灣大百科全書「烏腳病」說明：

在發現烏腳病流行後，1965年臺灣省建設廳開始在烏腳病流行地區實施公共給水計畫，1970年推動「臺灣省烏腳病防治計畫」，1977年北門鄉成立「烏腳病防治中心」，1992年防治中心改隸省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，定期追蹤訪視患者，提供藥物治療。總計1958–1995年間有1881名烏腳病病患，死亡率66%。（http://taiwanpedia.culture.tw/en/content?ID=16019）

從百科全書中，我們看到一則理性客觀的歷史描述。疾病流行後政府介入，然後提供追蹤訪視與藥物，最後統計數字，然後故事結束。不過，根據《從遷村到防治：台灣公衛史上的烏腳病》（吳昭儀，2009）中的故事，卻有更豐富的血肉。最早傳出烏腳病疫情的是台南縣安定鄉復榮村，因疫情嚴重引發各界，甚至國外人士關注。1956年，政府基於政治社會安定因素，以遷村解決這一事件。

1950–1970年間，烏腳病的醫療照護主要依賴基督教芥菜種教會，孫理蓮女士、謝緯醫師及王金河醫師都屬於這個體系。這段時間政府進行病因調查，最後認定問題是水中砷含量。繼1970年頒布「烏腳病防治計畫」後，1977年又設立烏腳病防治中心，希望提高防治計畫的執行效率。不過政策缺乏考量烏腳病患的立場，使美意大打折扣。例如政府不斷更換防治中心所隸屬的醫院，讓病人必須不斷更換醫院，適應不同的醫療團隊與行政程序。此外，爲避免居民飲用地下水而鋪設的自來水，也常無法落實水管鋪設與水質控制。

烏腳病防治計畫雖於1994年結束，但烏腳病至今尚未走入歷史。面對這樣的歷史，我們在參觀紀念館時應該如何面對？是應強調紀念台灣醫療史上嘉南沿海居民的苦難？或者王金河等醫護及教會人員的愛與奉獻的精神？或者我們是否能想像還在我們身邊的烏腳病患是否希望有個博物館？若是需要，那會是怎麼樣的博物館？

透過STS反省的博物館現有的展示，只是要指出科技並不是憑著科學方法便能「我來、我見、我征服」。鼓勵觀眾透過個人能體會的歷史與社會過程來認識科學技術，或許更能幫助大部分的人擺脫無法登上科技殿堂的遺憾，而願意再次親近人世間的科技。

陳恒安

成功大學博物館